

媒介技术与移民儿童的社会融合

——欧洲CHICAM项目及其启示

郑素侠

(郑州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自20世纪初以来,西方国家经历了大规模的移民浪潮。作为移民浪潮的“附属产品”,移民儿童面临社会、心理及文化适应的挑战,这一群体的社会融合问题备受关注。媒介技术作为人类了解社会、进行沟通的工具,其在促进外来移民社会融合中的角色和作用,为西方传播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者所关注。在欧洲委员会的资助下,伦敦大学“媒介与青少年研究中心”开展的大型跨国研究项目Children in Communication about Migration (CHICAM),以参与式行动的视角,探讨了媒介技术在促进移民儿童融入当地社会中的价值与作为。本文对这一研究项目及其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并从当前我国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流动儿童面临社会适应与社会融合这一现实出发,探讨了CHICAM项目对解决我国流动儿童社会融合问题的启示。

【关键词】媒介技术; 移民儿童; 社会融合; CHICAM项目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初,西方国家经历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大量来自欧洲的移民涌向美国,在美国各个城市定居下来,开始了他们的淘金之梦。1965年美国新移民法通过之后,主要来自亚洲和拉美国家的移民开始涌向美国,形成了第二次移民浪潮。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每年进入美国的移民超过100万,截至2000年,居住在美国的“外国血统”(外国出生加上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人口约5千5百万^[1],成为美国移民史上的最高纪录。与移民浪潮相伴而生的,是极高的移民儿童出生率。据统计,1990—1997年间,美国本土儿童增长速度仅为7%,而出生在移民家庭的儿童平均增长速度为47%^[2];1990年,美国儿童中,移民儿童占15%,而2008年,移民儿童比例已接近25%^[3]。2009年年10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统计报告表明,除美国外,在欧洲的其他国家,移民儿童也占据了相当高的比例,如瑞士的移民儿童比例为39%,澳大利亚的比例为33%,德国的比例为26%,荷兰的比例为22%,英国的比例为16%,意大利的比例为10%^[4]。与非移民家庭的儿童相比,来自中低收入家庭的移民儿童在教育、卫生、医疗保健等方面处于弱势,社会、文化及心理适应也面临挑战^[5]。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在欧洲委员会(The European Commission)的资助下,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媒介与青少年研究中心”于2001—2004年开展了一项名为Children in Communication about Migration (CHICAM)的行动研究,旨在通过研究发掘媒介技术在移民儿童社会融合中的价值与作为,帮助移民儿童利用媒介技术发出自己的声音。

而在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民工潮”,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作者简介】郑素侠(1975—),河南永城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郑州大学公民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村留守儿童的媒介使用与媒介素养教育研究”(12CXW027)阶段性成果,以及2012年度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人文社科类)资助成果。

务工，寻找新的生存机会。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现代化建设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这种人口流动呈现出一种新趋势——“家庭化流动”。“家庭化流动”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城市中农民工子女数量的急剧增多^[6]。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女，由于没有流入地的户口、常随父母工作的变动而变换生活处所，因此也被称作“流动儿童”。我国的“流动儿童”与国外所称的“移民儿童”一样面临着教育、贫困和社会边缘化等诸多现实问题。本文对CHICAM的行动研究进行总结和分析，以期为解决我国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问题提供启示。

一、CHICAM项目的开展情况

2001年初，CHICAM项目在欧洲选择6个曾经历过大规模移民运动的国家作为试点：英国、意大利、瑞典、德国、荷兰、希腊。项目于2001年11月正式开始，2004年10月结束，共历时3年。项目由伦敦大学“媒介与青少年研究中心”负责开展，前述6个国家的大学相关院系、政府机构提供协作与支持。项目开展期间，CHICAM在前述6个国家分别建立了面向10~14岁移民儿童的媒介俱乐部（media clubs）。媒介俱乐部每周开展一次活动，也常利用学校假期期间开展活动，活动的主要内容是“认识媒介”与“制作媒介”。在每个媒介俱乐部，由一名研究者与一名传媒教育工作者负责，来自各地的志愿者参与，对移民儿童的媒介使用进行指导，同时向移民儿童讲授媒介操作的技能，以及媒介作品的制作，鼓励他们将作品放到互联网上，通过制作媒介作品与其他儿童分享自身的经历与感受。在这样的行动研究中，媒介既是CHICAM的研究工具，同时亦是CHICAM运用的研究方法。通过传播干预的手段，CHICAM探讨了媒介技术在促进移民儿童与当地社会的融合，帮助移民儿童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而影响到公共议程等方面的作为。

项目结束后，CHICAM围绕移民儿童的家庭与同伴关系、移民儿童的社会排斥与社会接纳、媒介技术与移民儿童的社会融合等，共提交5份研究报告，分别为：①*Children's Social Relations in Peer Groups: inclusion, exclusion and friendship*（《儿童在同伴群体中的社会关系：包容、排斥与友谊》）；②*School as an Arena for 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Socialization*（《学校在移民儿童教育、融入与社会化中的角色》）；③*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 family relations of migrant children in media clubs in six European countries*（《心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欧洲六个国家媒介俱乐部中移民儿童的家庭关系》）；④*Visions Across Cultures: migrant children using visual images to communicate*（《跨文化视野：移民儿童的视觉图像交流》）；⑤*Picture Me In: Digital Media making with socially excluded children*（《镜头对准我：社会边缘儿童的数字化媒体制作》）。

除了上述5份研究报告之外，CHICAM项目组还在国际学术会议及学术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由项目负责人David Buckingham教授和项目主要成员之一Liesbeth de Block博士在项目基础上共同完成的著作*Global Children, Global Media: Migration, Media and Childhood*（《全球化背景下的移民、媒介与儿童》）于2007年由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在西方社会引起较大反响，有评论者认为：该书（项目）实现了将媒介教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有机结合。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发掘了媒介的潜在作用与前景，尽管我们还不能确定媒介是否能真正实现“赋权”。……尽管如此，我们仍认为作者做了一项非常有说服力的工作：他们通过研究证明了媒介在帮助移民儿童形成认同、找到自我方面的重要价值^[7]。

二、媒介技术与移民儿童：CHICAM的参与式行动

3年间，CHICAM项目致力于借助媒介技术的力量，通过传播干预的手段帮助移民儿童尽快融入当地社会，并提升他们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社会行动能力。CHICAM值得借鉴和推广的做法，主要

有以下3方面。

（一）行动视角的选择：倾听移民儿童的声音

在西方学术文献中，关于移民浪潮、移民社会适应的研究汗牛充栋，但较少有研究涉及移民儿童的经历、感受和心声。作为移民浪潮的“附属产品”，移民儿童作为一个沉默的群体，被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忽略。在CHICAM项目中，研究者与传媒教育工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移民儿童当作接受援助和教育的对象，而是将他们看作主动的参与者，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充分尊重移民儿童，并给予移民儿童以自主权，让他们充分参与到项目的每一个环节中来。为了清晰掌握每个移民儿童的媒介习惯和兴趣爱好，工作人员进行了大量的观察、访谈、家访、小组讨论等，以便有针对性地开展活动。在媒介俱乐部，工作人员经常组织移民儿童就一些问题进行讨论，鼓励他们进行批判思维。如在瑞典的媒介俱乐部，针对阿尔巴尼亚国家一部反映代际观念冲突的肥皂剧《摩登家庭》，工作人员组织移民儿童进行讨论，一位名叫Hana小女孩的与工作人员讨论说：

我认为这部电视剧非常有趣，它是一部反映一个家庭全体成员都努力追求时尚的电视剧。在阿尔巴尼亚，女孩们不允许去跳迪斯科，但在这部电视剧中，女孩们竟然可以去跳迪斯科，而且还与男孩发展暧昧关系；她们还将头发染成各种颜色。看来她们可以做任何她们喜欢做的事情。电视剧中的男孩，晚上可以来自其他国家如丹麦、瑞典、英国的女孩带回家。太奇怪了！他们似乎更像瑞典家庭（讽刺的语调）。

工作人员继续启发她：你父母是怎么看待这部电视剧的呢？

Hana：父母也认为这部电视剧非常有趣。故事中的爸爸和妈妈都忙于自己的工作，奶奶是一位守旧的、典型的阿尔巴尼亚妇女，她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你不能这样做，你也不能那样做。你到底要干什么呀？（加重语气）可没人听奶奶的话。爸爸妈妈们常对奶奶说：关心你自己的事儿，上床睡觉吧。然后他们仍旧我行我素。

一名年长一些的女孩插话说，她认为这部电视剧所反映的阿尔巴尼亚人的生活已经是相当开放和西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阿尔巴尼亚政府对媒体放松了管制，电视成为阿尔巴尼亚人了解和学习西方国家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渠道^[8]。

通过这样的讨论，不仅培养了移民儿童主动表达的意识，更启发了他们的批判性思维，以及看待问题的多重视角。

（二）参与式方法的运用：让移民儿童学会表达

参与式方法的运用，是CHICAM项目的最大特色。通过参与式方法，让移民儿童作为媒介消费者不仅学会通过媒介技术表达想法和观点，更学会以媒介生产者的身份参与媒介信息的生产，通过媒介作品的制作实现与社会的互动。在媒介俱乐部，移民儿童的媒介作品制作活动主要有：

（1）视频制作。可以介绍自己的家庭，讲述一段故事，也可以报道一则新闻事件，或者以已有的玩具、纸片等为道具制作一段动画。

（2）音频制作。录制一段自己或同伴的声音。

（3）采访。就某一新闻事件去采访相关人士。

（4）熟悉相机与拍照。认识相机的结构、功能，并拍摄一组照片。

在媒介俱乐部，移民儿童提交的视频作品中，有介绍自己的家庭的，有记录他们的一次郊游或在学校一天的学习生活的，有讲述一对好朋友之间的故事的。移民儿童制作的动画作品中，更是加入了他们自己的想法和创意，如来自德国的移民儿童，让用橡皮泥制作的动物们去海滩边嬉戏游玩；几位来自瑞典的移民儿童，因自己崇拜贝克汉姆，就制作了动画版的贝克汉姆进球的场景。

为了促进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儿童进行交流和沟通，媒介俱乐部工作人员鼓

励儿童们将自己的作品放到网上,接受其他儿童的评判。来自英国的移民儿童David心中的英雄是美国说唱乐手Tupac,于是他模仿Tupac制作了一段说唱乐“The Place to Be”,于2003年4月放到网上。很快,David看到了来自其他国家媒介俱乐部儿童对他的说唱乐的评价,很多移民儿童表示很喜欢David的表现及音乐风格,这令David备受鼓舞。还有的移民儿童看到David的视频后,拉着同伴一起模仿。但同时,David也看到了一些令他伤心的评价,如一条来自新西兰的评价这样写到:“我们很惊讶,你竟然能在从桌子上倒着跳下来。是用电脑特技做的吧?我们还是喜欢你正常走路的样子。”看到David失落的表情,工作人员耐心开导他说,写评论的儿童是在努力让他们的意见显得客观中立,但他们是表达方式出了问题,他们没有意识到不礼貌的表达会对他人造成伤害。通过这样的活动,移民儿童学会了表达、沟通与相互理解。

对于移民儿童来说,制作媒介作品,不仅仅是“表达”,更为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感受找到一个释放的出口。通过制作媒介作品,移民儿童意识到,他们找到了除口头语言之外的更多表达内心想法的方式,比如通过讲故事、制作动画、拍摄图片,等等。另外,制作媒介作品的每一个环节,包括选题策划、材料准备、视频剪辑、寓意表达等,移民儿童需要与同伴进行讨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学会了如何与他人进行沟通与协作。最终的媒介作品,不仅仅是移民儿童之间友好协作的成果,亦为工作人员研究这一群体独特的生活与经历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三) “赋权”作用的实现:移民儿童作为社会行动者

媒介不仅仅是工具,更意味着“赋权”。除了通过参与式方法培养移民儿童的表达意识和参与意识外,“赋权”——重建移民儿童对自身能力与知识的自信,增强移民儿童的行动能力,是CHICAM项目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正如James与Prout所言:儿童作为社会行动者,他们的行为也会成为引发社会变革的力量^[9]。在CHICAM项目的媒介俱乐部,移民儿童对媒介及其信息生产流程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同时他们也意识到支配媒介不再仅仅是成年人的专利,他们也可以通过媒介来展示他们自己的世界。CHICAM项目的“赋权”作用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1) 移民儿童掌握了媒介技术的操作,如电脑与网络的使用,相机的操作等。这些技能的掌握,令移民儿童获得自尊与自信,有助于改善他们与同伴之间的关系,增强他们在学校的表现。

(2) 通过制作动画、音视频等这些以往他们仅在电视上看到过、甚至仅听说过的媒介作品,移民儿童发现媒介为他们打开了另一扇窗——媒介成为他们与这个世界进行交流的最有效工具。

(3) 通过制作和传播媒介作品,移民儿童意识到,不同特征的受众,对信息的需求是不同的,要让作品受欢迎,应先考虑受众的喜好。这些意识的获得,将有助于移民儿童学会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进行高效交流与沟通。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仅仅是一个“赋权”的工具,“赋权”作用的真正实现,是来自于内部,来自参与者自身力量和能力的增强。在CHICAM项目中,“赋权”是一个过程,更是一个追求目标。在个体层面,赋权的目标是使移民儿童获得自尊与自信,提升其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等;在社会层面,赋权的目标是增强移民儿童的参与意识与行动能力,使他们能够以社会行动者的身份参与公共决策,在公共议程中发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10]。

四、CHICAM项目的启示

在我国,目前跟随2.3亿农民工进城的流动儿童已经超过2000万。诸多研究表明,流动儿童能够认同城市生活,但很难融入城市生活^[11]。如何让这一生活在城市边缘的群体尽快融入城市社会,成长为现代化的城市“新移民”,已经成为一个相当现实的社会问题。欧洲CHICAM项目致力

于通过媒介这一传播工具来促进西方国家移民儿童与当地社会融合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具体而言,CHICAM项目为我们解决流动儿童问题提供了如下启示。

第一,解决流动儿童问题,需要政府相关部门、教育机构以及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

社会问题的出现,多是各方社会关系失调的结果,非单一力量所能解决。CHICAM项目的开展,离不开政府部门、教育机构和社会力量的通力合作。CHICAM项目中,欧洲委员会提供经费资助,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媒介与青少年研究中心”为具体执行单位,合作者为来自前述6个国家的教育机构与政府相关部门:①英国:WAC表演艺术与媒体学院;②意大利:社会投资学院中心(CENSIS);③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移民与种族关系研究中心;④德国:路德维格斯伯格大学(媒介教育系)媒介研究中心;⑤荷兰:乌德勒支大学;⑥希腊:难民委员会。除此之外,大量来自6个国家的青年志愿者在媒介俱乐部担任工作人员,是项目顺利开展的重要保证。

参考CHICAM项目的做法,本文认为,借助传播的力量促进我国流动儿童与当地社会的融合,需要政府担任主导和协调角色并在资金、政策层面予以支持,以及包括高校教育工作者、公益性社会组织在内的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第二,认真倾听流动儿童的声音,让他们的声音通过媒介得以表达。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12条和第13条对儿童的“发表权”进行了如下规定:“缔约国应确保有主见能力的儿童有权对影响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项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对儿童的意见应按照其年龄和成熟程度给以适当的看待”。“儿童有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此项权利应包括通过口头、书面或印刷、艺术形式或儿童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但在当前我国,不仅城市儿童的声音没有得以充分表达,生活在城市边缘的流动儿童的声音更为沉默和“不可见”。只有在“六·一”儿童节,流动儿童的身影才有可能出现在媒体和公众视野中,但即便出现了,也是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或宣传报道中,如政府如何重视流动儿童问题,如何改善流动儿童的教育条件,社会各界如何为流动儿童捐款捐物,有多少流动儿童重返校园,等等。在这样的报道中,流动儿童是“沉默的被关怀者”,而非新闻报道的主体。他们模糊的身影和沉默的表情,被镜头前领导们的慷慨陈词、专家们的高谈阔论所淹没,他们的声音,仍无从发出。

而事实上,流动儿童自身的经历与遭遇,以及他们的内心感受,而非政府官员或专家们隔岸观火式的发言,应该成为媒体进行新闻报道时的视角选择。因为作为当事人,流动儿童的亲身体验最接近问题的真相,他们的感同身受最能引起公众的共鸣。

第三,对流动儿童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培养他们的媒介参与意识。

在CHICAM项目中,主要通过制作媒介作品来培养移民儿童的媒介参与能力。在学习制作媒介作品的过程中,移民儿童既了解了媒介产品的制作流程,亦学会将自己的想法和诉求通过媒介作品表达出来,即通过媒介参与传播自己的声音,让这一群体的声音通过媒介为公众所知晓。更进一步地,通过媒介参与,移民儿童获得自尊与自信,社会行动能力增强,从而获得“赋权”,这是媒介参与最为重要的方面。

在我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流动人口管理制度的完善,流动儿童与他们父母的最终归宿,应该是逐步融入城市,成为城市“新移民”。在当今媒介化社会,大众传媒成为我们了解社会、认识世界的主要渠道,媒介报道成为我们做出判断、付诸行动的主要依据,正确认识媒介、合理使用媒介、积极参与媒介为主要内容的媒介素养,已经成为现代公民素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流动儿童进行媒介素养教育,使他们学会利用媒介为个人生活和学习服务,学会通过媒介参与社会,发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并增强自身行动能力,已经成为一项现实议题。

(下转第128页)

总之，在我国的电视剧市场存在着电视台购剧联盟现象。

目前，电视台购剧联盟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购剧主体，为数众多，交易金额也比较大，对电视剧市场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值得重视与研究；同时，电视台购剧联盟从组建到运作等还远不够规范，这严重影响了其运作效率，也影响了整个电视剧市场的运作效率，所以，我们必须对其进行研究，把握其运作规律，按规律对其实践进行规范；同时，在研究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我国的购剧联盟，处在传媒业中，由于文化产品的特有属性以及我国传媒业的特有体制，它的运作有着独特的规律，会有很多独特的机制以及更为微妙的内容，这个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必须时时注意。

- [1] 李明.“协作体”:城市电视台困局下的发展之路[J],《中国记者》,2011(5),54页。
- [2] 孙相文.企业战略联盟风险分析与防范策略研究[J],《改革与战略》,2009年(2),60页。
- [3] 王学彬.企业战略联盟风险及其防范[J],《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1),12页。
- [4] 陆奇岸.企业战略联盟风险及其管理研究[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7),19页。
- [5] 详见肖燭燊.战略联盟的风险浅析[J],《大众商务》,2010年(1),115页。

- [1] M. M. Suraez-Orozco. *Globalization, Immigration, and Education: The Research Agenda*.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3, 2001, pp. 345.
- [2] D. B. Qin-Hilliard, E. Feinauer, B. G. Quiroz. *Introduction*.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2001
- [3] Jeffrey S. Passel, Paul Taylor.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and Their U.S.-Born Children*, Washington: Pew Hispanic Center, 2010.
- [4] 富裕国家移民儿童在经济和教育等多方面处于弱势,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网站, <http://www.un.org/zh/development/population/newsdetails.asp?newsID=12435>
- [5] Marta Tienda, Ron Haskins. *Immigrant Children: Introducing the Issue, Future of Children*, 1, vol. 21, 2011, pp. 3-18.
- [6] 段成荣、梁宏:《我国流动儿童状况》,《人口研究》2004年第1期。
- [7] Jennifer Rosales. *Building Walls in a Borderless World: Media and Human Mobility across Divided Spaces*(Book Review), Spectator, 1, 2009, pp. 57-59.
- [8] Liesbeth de Block, David Buckingham, et al. *Visions across cultures: Migrant children using visual images to communication*,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2004, pp. 11-12.
- [9] James, A. and Prout, A. (eds). *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Childhood*, London: Falmer Press, 1997, pp. 27.
- [10] David Buckingham, Liesbeth de Block. Global Kids, *Global Media: a Review of Research Relating to Children, Media and Migration in Europe*.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2002, pp. 10-12.
- [11] 雷有光:《都市“小村民”眼中的大世界——城市流动人口子女社会认知的调查研究》,《教育科学研究》,2004年第6期。